

2025年12月15日
星期一责编/钱莉
编辑/李振文
美编/朱佳妮
校对/陈宗雄 马飞

品读银川 PINDU YINCHUAN

贺兰山

贺兰诗会

见湖中枯荷有寄

◆余秀玲(宁夏银川)

荷举霜风景物殊，清波作画自成图。
香消玉骨何曾陨，只待雨中秋涨湖。

岁暮逢雪赏梅有感

◆马磊(宁夏吴忠)

天高江冷暮烟匀，飞起玉龙盈一身。
绝色从来非易得，梅心几点报先春。

小城冬日抒情

◆刘思蕊(宁夏石嘴山)

疏梦依稀渐寂寒，二三笺字总无端。
寸衷雪后迟迟寄，懒与梅博拾忆看。

题宁夏枸杞酒

◆牛海涛(宁夏银川)

剪取星辉融玉液，拈来古韵入霞浆。
千年枸杞生宁夏，天地仁心付一觞。

摊破浣溪沙·怀古

◆李群(宁夏银川)

高上驼铃驿路深，风鸣漠草日边云。
回望乡家千万里，踏轻尘。
河畔飞鸿帆几点，烟空冷雨叶纷纷。
袅袅炊烟山色渺，入黄昏。

“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”这八个字，从狭义上来说，最集中地概括了农民全年农事活动的全貌。而长达一生年复一年的几十轮循环，又准确地诠释了农人的一生。

立冬节气一到，就标志着冬藏的开始。元代吴澄的农事著作《月令七十二侯集解》对冬天给出了明确的定义：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

对农民来说，最当紧的是把刚收获的粮食储藏起来，颗粒归仓。过去的农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或几个用芨芨草编织的专门储藏粮食的“大囤子”，盛个上千斤粮食也没问题。再不济，也得有一个用“炕面子”砌成的“粮食站子”，上面都加上盖子。这些集中储粮的土办法，一能防潮防霉；二能防鼠；三能减少因粮食暴露而发生的氧化（那时农民虽不懂科学，但懂这个道理）；四是便于家长的统一管理珍贵的粮食。这些大容器都是专门用来储藏小麦、莜麦和稻谷的，至于那些“不担边”的粗粮，如黄豆、黑豆、糜子、谷子、高粱、蚕豆、荞麦等。因为量少，一般都用布袋或山羊毛编织的“毛口袋”装上，码放或吊

在房梁上。

其次要储藏的是各类蔬菜。小时候没听说过农民还要买菜的，都是自产自销，种啥吃啥，有啥吃啥。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菜窖。储存的主要是黄萝卜、青萝卜、莲花菜等适合在菜窖储存的东西。当然，小时候的菜窖，是我童年的乐园，偷着吃萝卜吃个半饱，也是一种短暂的幸福。至于大白菜、青麻叶、菠菜、葱、香菜、大蒜、辣椒等，则不能存入菜窖。

第三要收藏的则是各类农具。凡锄、斧、铲、犁、镰刀、铁锹、木锨、耙子等小型农具，都要擦洗干净，整理好以备来年再用。近二三十年，因秋冬季各式温棚的普及，即使进入冬天，大多数农具也不能“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”，而是一年四季都能派上用场。

第四是要把出了大半年力的大牲畜都照顾好，如牛、马、骡子、驴，有些地方还有骆驼。添草加料，让长膘增肥，以度过寒冬。猪、羊等小牲畜，也要好草好菜地喂着“攒肥”，能不能过个像样的年就要看它们了。

第五是临近年关的时候，农人需要盘点一

年的收入与支出，再盘算明年的计划。有了富裕，也会像叶圣陶《多收了三五斗》中描述的那样，赶个集，走个墟。给婆娘娃娃及全家都添置些东西，给自己创造点“小确幸”，这应该也算是冬藏的延伸吧。

从每个人所经历的每一年来说，年初的时候，经常需要制定一个年度计划，这类似于我们小时候上学时，老师要求每个人都张贴在教室后墙的“新学期的计划”“新学期的打算”等，这可不类似于“春耕”嘛！全年工作的大多数时间，忙碌流汗，可不都是在“夏耘”嘛！临近年底，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，总有一定的收入、收益、收获，这也就算“秋收”了。到了春节放长假的年关时候，一年的辛苦，总算是得到了较长时间休假的补偿，同时也会有物质的自我慰劳，精神的自我慰藉，同时也都在盘算着下一年度的工作和家庭的生活安排，这可不就是“冬藏”嘛！

生命的一年也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中度过了。

从广义上来说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及所度

过的每一年，又何尝能脱离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”的轮回呢？

就人的一生来说，少年、青年时期的读书学习，其实也就是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和憧憬的未来，这也近似于“春耕”的内涵了。

进入社会工作以后的三四年，一切的勤劳和付出，其实也是周期漫长的“夏耘”。

临近退休，盘算一下一生中各类物质和精神的收获，如工资或经营收入、收获的各类证书奖励等，以及其他的成功种种，这也就类似于“秋收”了。

一旦退休，就成为一道明显的分界线。此时衰弱的身体，就进入了“冬藏”休养的阶段。一生的作为，也需要盘点总结了。

人的大半辈子就在这样年复一年的交替循环中走完了。

冬天的脚步已行进多时，节令已是大雪，让我们在这个黑白底片衬托的季节中，伴着冰雪反射的晶莹，迎着寒风带来的清醒，收敛或许有的锋芒，舒缓紧张忧虑的心情，放慢行色匆匆的脚步，在宁静、从容、淡定的心态中过一种简约、悠闲、恬静的生活。

快递三缘

刘力(江西南昌)

望着他渐行渐远前行的背影，我细细品味着那冰棒透出的凉意里，竟藏着一颗朴素热忱的心。

第二位是小周，第一次联系我时，他急得声音发颤，“你的快递电话留错了，我找了好几个小区才联系上。”送件时，我见他穿白T恤，戴黑框眼镜，不像快递员，倒像刚从图书馆出来的小学生，一聊方知是刚毕业的大学生。我请他稍坐，还打电话给邮局表扬了他。

没几天，小周送来新件，还拿了叠风光明信片，说是伴手礼，“公司在员工会上表扬我了。”说话间，他的目光扫过我书柜里的考研考公资料，小声问，“能借我看吗？”原来他考研落榜，没敢跟远方的父母说，便独自在城郊租了间小屋，白天送快递谋生，晚上挑灯复习备考。

此后，送快递成了“换书时间”，他夹纸条问知识点，我在上面批注。他常在微信里说“耽误您时间了”，我也常回他“我当年也这样”，其实是他的行动感染了我这位“老学生”。

我这才认真打量了他，眉眼周正，模样挺英俊的，气也消了，对他说，“诚信是对的，以后要细心核对信息，多问问，可以少走弯路”。他深深鞠了一躬，起初想要投诉的我早已打消了念头。

我们加了微信，他送件总微信提前确认时间。次数多了，我邀他进屋喝茶吃水果，他起初有些扭捏，后来也会接过纸杯，尝上片水果。有次他小声说，“没读好书，只能送快递”，

我拍了拍他的肩头说，“把活干好也很了不起，行行出状元”。他听后眼睛亮了亮，挠挠头，又去送快件了。

前不久，柳小哥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他当了组长，收入也涨了些。我笑着回复他，“是你自己努力所得，你行！”看着他稳步前行，我满心都是欣慰。

如今再看书桌角的报刊，油墨香里似乎悄然融进了些别的味道，是袁师傅冰棒的那缕清甜，是小周书页里的淡淡墨香，还是柳小哥茶杯里氤氲的茶香？与三位快递小哥的缘分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全是日常里的细碎，却像温热石子投入心湖，漾开层层暖意。

社会本该如此，没有太多的惊天动地，更多的袁师傅、小周、柳小哥这样的普通人，他们为生计奔波，为梦想执着坚持，始终守着心底的本分与真诚。正是这些平凡人手中的温度，撑起了生活的日子，让寻常岁月在时光长河中沉淀出永不褪色的温柔与光亮，格外动人，余韵悠长。

布鞋

杨正伟(宁夏银川)

麻麻的针脚，像极了等待收割的麦地，齐齐整整、踏踏实实。

母亲说鞋底上的针眼必须匀称，所以每扎一针，都要找准位置，不能偏离，我以为穿在脚底的东西，没人能看，歪一下，或者少一针，谁管呢。母亲笑着说：“纳鞋底的人知道啊。”年幼的我很疑惑，自己知道可以不告诉别人，谁会操心这些。长大后我才知道，如果针脚不密，鞋底就会松泡，针脚不匀，鞋底就变形，穿着既不舒服，也不好看。

全家十几口人，都穿布鞋，记忆中母亲的双手就沒闲过。

跑山路的鞋底一般都很厚，要用锥子才能扎进去。有一次，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在鞋底尝试扎了几下，费了很大的力气，也没穿透厚厚鞋底的布料，除了正反表面用整块的布料，内里全是平时做衣服不能用的边角料，还有穿破穿旧的衣服拆下来的边边角角。一

片片、一条条的零碎布料，用浆糊一层层地拼接起来，经过晾晒裁剪，才能开始穿针引线。

一双布鞋做完，大概需要两个星期。白天一家老小，里里外外、吃吃喝喝都要母亲操持，几乎没时间做针线活，母亲就在夜晚纳鞋底，一盏油灯，还有我熟睡的鼾声就是深夜的陪伴。一双双厚厚的鞋底，布满了均匀的针脚，也像整整齐齐的仪仗队，等待山路的检阅。

高中毕业，我参军了。离开前几天，母亲连着几夜睡不好，我睁开眼就能看到，她对着油灯拿着鞋底发呆。那个干冷异常的冬天，山风很大，母亲站在荒芜贫瘠的土梁上，单薄的身躯，迎着冷冽的风，不肯回去。我穿着母亲做的布鞋离开了家，鞋底很厚，针脚匀称，每一个针脚都规规矩矩的。

转眼4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很少见有人做布鞋，我们有了各式各样功能实用，穿着既舒适又美观的鞋，我们做父母的更不需要



制图:朱佳妮(AI辅助生成)

费心费力给儿女准备远行的鞋了，机器做的鞋比手工做的更省力。然而母亲纳布鞋的情景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一针一线，重重叠叠、缠缠绕绕，藏着日子的踏实，披着梧桐的光阴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